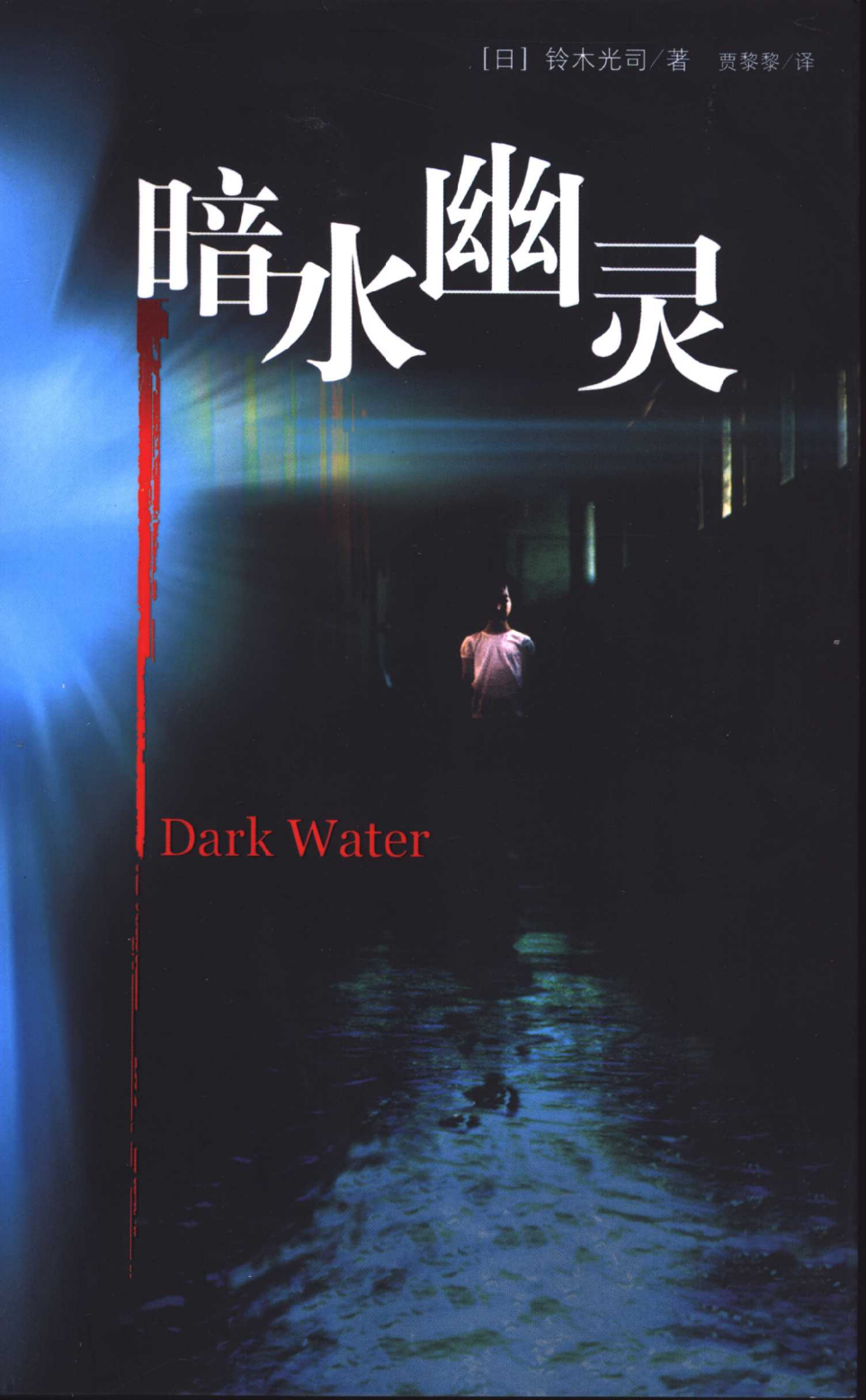


[日] 铃木光司/著 贾黎黎/译

暗水幽灵

Dark Wat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水幽灵 / [日] 铃木光司著; 贾黎黎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8
ISBN 7-5442-2508-9

I. 暗… II. ①铃… ②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72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2-129

仄暗い水の底から

© KOJI SUZUKI 199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AN SHUI YOU LING

暗水幽灵

作 者	[日] 铃木光司	译 者	贾黎黎
责任编辑	陈明俊 猿渡静子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	丘 皓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电子邮箱	nhcbs@0898.net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508-9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氛围大师 铃木光司

1957年生于日本。创作于1989年的《午夜凶铃》，1991年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恐怖小说的金字塔”；1995年发表《午夜凶铃2：复活之路》，迅速登上日本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获日本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1998年出版的《午夜凶铃3：永生不死》再次引发“凶铃热潮”，成为当年日本畅销书排行榜文学类冠军；1999年出版“凶铃”系列的最后一部《午夜凶铃4：贞相大白》。《午夜凶铃》系列在短短几年间，销量突破830万部，成为亚洲销量最大的悬念小说。他的作品还有《暗水幽灵》等。

他的作品以其惊奇的构思与匪夷所思的想像力著称，几乎从来不出现对恐怖事物的具体描写，仅仅通过对氛围的营造就给人以极度恐怖的感觉。这种写作造诣为他赢得了“恐怖小说第一人”与“氛围大师”的称号。他的作品更被东西方评论界公认为“极度恐怖与极限想像完美结合”的典范。

2002年他的这部《暗水幽灵》再次被改编成电影，并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公映，又迅速引领了“幽灵”热潮。虽然已经事隔5年，但给人以独具魅力的“越恐怖越上瘾”的铃木光司却依然如故，甚至令人越发不寒而栗。

目 录

序	1
浮游之水	7
孤岛	41
洞穴	75
环游梦之岛之旅	113
漂流船	145
水的颜色	177
海底沉睡的森林	201
尾声	235
后记	247
读后记	255

序

每当儿子一家从东京来小住，佳代总喜欢在清晨带着孙女悠子出去散步。而且每次散步她们总是从家门口走到位于三浦半岛东边的观音崎，然后返回。这样一圈，大约两公里的路程，对她们祖孙二人来说，不远不近刚刚好。

每次走到海角的瞭望广场，悠子总会拉着她的手，指着海的对面，问东问西，“奶奶，这是什么？奶奶，那是什么？”

佳代每次都非常耐心地回答这些琐碎的小问题，从不支支吾吾，然后把话题岔开。悠子只有学校里放暑假的时候才难得来这里，而且这次只能待一个星期，所以佳代非常珍惜跟孙女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在京滨工业区的对面，东京湾隐约可见，虽然总看不真切，但至少知道东京湾很深。近处，从锯山到鹿野山，统称为房总山，浦贺海峡蜿蜒其中，远望去像条斜纹线。

悠子每每从栏杆处伸出手去，好像要去抓什么东西一样。对岸的富津海峡狭长，似乎触手可及一般。

富津海峡和观音崎的连接处就是东京湾的入口，因为地处两个海峡之间，航路十分狭窄，每天都有许多上下两层的货轮在此经过，一派繁忙景象。这些货轮从悠子的位置来看，只有玩具那么大小，不过悠子依然兴奋地向这些货轮频频招手。

由于潮水的流速很急，在一些航路上已经形成了条纹。涨潮时，潮水从东京湾的外侧流入，而退潮时，潮水又从东京湾流出，所以有人



说东京湾所有的垃圾可能都留在了观音崎和富津海峡。如果把东京湾比做心脏的话,那么这两个海峡就相当于心脏瓣膜吧,废旧物品伴随着心脏的跳动,通过海水的循环被送到这里。

起着循环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海水。江户川、荒川、隅田川、多摩川等河流也像粗壮有力的血管一样,给东京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漂到这里的垃圾真可谓形形色色。有轮胎、鞋子、小孩儿的玩具、渔船的残骸,还有写着八王子附近的地名的木牌。有时候还会出现保龄球的球瓶、轮椅、鼓槌儿,甚至妇女的内衣。海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悠子开始对这一个一个漂浮在海上的漂浮物感起兴趣来。

这些海上垃圾有时会激发人们一些奇怪的联想。比如,当看到随波浪起伏的摩托车的挡风镜时,人们可能会想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在码头急驰,所以坠入海中的吧;而满满一塑料袋用过的针管和针头,总会让人联想到犯罪。可见,漂浮在海上的每个垃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我们沿着海边漫步时,即便看到特别感兴趣的漂浮物,也不要轻易捡起它。因为当你捡起它的那一瞬间,隐藏在它背后的那个故事就可能与你发生关联。而这些被隐藏了的故事,如果是温馨感人的也就罢了,万一是一个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要回头就来不及了。

“……如果你喜欢海，那么更要多加小心。有时你以为是一个橡胶手套，拾起来才发现是一只断手。有过这样恐怖体验的人应该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海边玩耍了。你想，摸到一只断手，多可怕啊，这种感觉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忘得掉的。”

孙女缠着佳代讲恐怖故事时，她有时就会编一些这样的跟漂流垃圾有关的恐怖故事，而且讲起来神情自若，语气平稳，越发让她的小听众感到毛骨悚然。

在今后的一个星期里，很有可能每次散步悠子都会缠着自己给她讲恐怖故事。不过不要紧，故事题材有的是。自从20年前佳代开始清晨在海边漫步，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漂浮垃圾时起，她的想像力就一直在自由地驰骋。如今，随便一件漂流垃圾，她都可以编出一个故事来。

有时候，悠子也会问她：“难道就没有什么宝贝吗？”

悠子的意思是，海里边除了那些可怕的东西以外，应该偶尔也会漂过来一些宝物吧。在这狭窄的航道里，每天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其中，从船舱里掉下个宝箱什么的应该也很正常啊……

“也许有吧。”佳代慢吞吞地说。

“给我吧。”悠子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开始明要了。

“给你也行，不过……”佳代暗示那是有条件的。

“不过什么？”



dark water

“这一个星期，你都会陪我散步吧。”

“那当然。”

“那好，等你回东京的那天早晨，我就送给你。”

“说定了。”

佳代和悠子勾了小指头。

佳代心想，可能悠子根本不会喜欢她将要送给她的
那个宝贝，也许不但不喜欢，甚至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把它当
做宝贝。看样子，还要多讲些故事，悠子才能理解呢。

不过，在悠子今后漫长的人生里，那个宝物一定会发
挥它应有的神奇力量的。佳代对此深信不疑。

浮游之水

松原淑美在喝自来水的时候，觉得水的味道有点儿怪，于是把杯子举起来，就着荧光灯的亮看个究竟。在转动杯子的时候，能看到水中有些小气泡。不过不能肯定这是水里的气泡，还是原来杯底的气泡。总之，这些气泡和一些沉淀物混在一起，有种不洁净的感觉，淑美本来还要喝第二口的，皱了皱眉，还是把水给倒掉了。

水的味道确实有些不对劲儿。淑美从武藏野那边搬到这座建在人工陆地上的7层公寓已经有3个月了，还是不能适应这边自来水的味道。以前淑美习惯接一杯自来水，然后一饮而尽，可是这里的水总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而且还不是漂白粉的味道，所以淑美自从搬家以后，几乎没能一气喝完过整杯水。

“妈妈，我们放烟花好不好？”

快满6岁的女儿郁子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喊，手里还举着她幼儿园的小朋友分给她的一些烟花。可是这会儿，淑美正举着空杯子发呆呢，女儿的话根本没听进去。淑美想，这里的水应该来自利根川，那么其路径跟以前住的武藏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想到水源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浮现在淑美脑海里的净是些黑暗的水上飞机。她禁不住想，这座公寓的地基是用什么填的，岛与岛之间的自来水管是如何连接的等等，但这些问题的答案淑美都无从得知。不过从东京湾的变迁地图来看，昭和初期^①，脚下的这片人工陆地



① 1926年为日本的昭和元年。

还不曾存在呢。一想到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由各个时代的渣滓堆积而成，淑美不禁一阵心慌，杯子几乎都握不住了。

“妈妈，去吧！”

这是8月末的一个周日的傍晚，望着窗外越来越深的夜色，郁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又催了一遍。这次淑美听到了，还没关水龙头，就扭头冲着起居室喊道：“哪有地方放啊？”

公寓附近的那个对着运河的公园正在施工，除了那儿，附近哪儿还有什么可以放烟花的地方啊？说到这儿，淑美忽然想起来搬过来以后，还没去过公寓的楼顶呢。

于是，淑美和郁子母女俩拿个塑料袋，装上火柴、蜡烛，还有烟火，走到楼梯间，按下上楼的按钮。

电梯来了，伴随着钝重的声音，母女俩走了进去。这时候，郁子模仿百货公司里的电梯小姐，殷勤地问道：“欢迎光临，请问去几层？”于是，淑美也以顾客的口吻回答：“请送我去7楼。”

“是。”郁子略一低头，伸手去按7楼的按钮，但是她个子太矮，怎么也够不着。把手伸直，食指也只勉强够得到4楼的按钮。看到她这副狼狈相，淑美不由地笑了起来。电梯门自动关上了，郁子还没能完成她的光荣使命，于是淑美伸手按了7楼的按钮，还不忘打趣女儿一句：“真是太遗憾了。”

“哼……”郁子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电梯的按钮有些粗涩，感觉不很舒服，淑美在自己麻

质的短裙上擦了擦手。这个电梯的按钮好像被火烧过，黑乎乎的，让人的心情也随着阴暗起来。看样子是有人用点燃的香烟把1~7楼的按钮逐一烧坏的。贴在按钮旁边的禁止吸烟的标志毫无损害，但原本是白色的按钮却全被烧成了黑色。是谁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呢？他（淑美下意识里已经认定那是个男的）又是出于怎样的心理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想到这儿，淑美不觉有点儿不寒而栗。他是因为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吗？他这些怨恨与不满会不会发泄到别人身上？更为恐怖的是，这个心怀怨恨与不满的人曾经坐过她们这个公寓的电梯！自己毕竟是单亲家庭，所以一考虑到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淑美就会忐忑不安。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愿意再跟男性共同生活了。

和前夫两年多的夫妻生活，从没给过淑美安全感。所以4年半以前他们正式分居，一年以后离了婚。告别了失败的婚姻，淑美如释重负。可能她们松原家的女子就是没有办法跟男性共同生活吧，淑美的外祖母、妈妈，还有她自己都是离异后自己带着女儿生活，这样的生活模式已经延续了三代了。而且，不知为什么，淑美有这样一种预感：现在站在她身边，牵着她的手的郁子虽然将来有一天也会结婚生子，但她的夫妻生活似乎也不会长久。

电梯到了，门一开，东京湾就呈现在眼前。母女俩走到走廊处，左右张望。电梯的两边，各有4个单元，可是现在看起来都没有人住。这座公寓建好已经14年了，看样子还

没有从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中走出来。

大约在两年以前,有很多开发商计划在这一带修建高层智能型大厦,所以一时之间这附近的公寓还有普通小区的建筑价格飞涨。可是世事难料,还没等顺利地让现有的住户全部迁居,泡沫经济就破裂了,大厦的修建计划也只能搁浅。这附近的居民有48户,其中收购完毕的大约有一半,这些收购了的房屋也没有办法转卖,事出无奈,只好将其中的20户左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向外出租。淑美从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就从租住了多年的武藏野的房子搬到这片环境迥然不同的人造陆地上来。这一来是因为她以前就很憧憬在海边的生活,二是因为武藏野的那座房子有太多关于前夫的回忆,让她无法忍受,况且新公寓所在的港区的幼儿教育设施以及周围环境,更适合她们母女。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她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很是不便。新公寓距离她工作的出版社所在地——新桥更近,这样她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上下班的时间用在照顾小孩上,这是最吸引她的地方。

可是,等到她搬过来以后才发现,很多人把这边的房子用于投资,所以好多都不是住家,而是公司,这样一来,一到了晚上,就剩不下几个人了,显得空荡荡的。公寓里有五六个单身的住户,但像淑美这样有小孩儿的只有她们405一家而已。听楼下的管理员说,以前在二楼也曾经住过一家人,他们家的小孩儿跟郁子差不多大,可是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去年就搬走了。从那之后,一直到淑美搬

来，这楼里再没有过小孩。

淑美在空荡荡的7楼走廊里四下一看，就在电梯的右手边找到了去楼顶的楼梯，从楼梯上去一层就能到屋顶。水泥楼梯很陡，淑美牵着女儿的手慢慢向上走。正对着电梯机械室的就是通往楼顶的铁门。门好像没锁，淑美一拧把手，居然很容易地就开了。

这上面地方并不大，四面都是水泥柱子，大约只有10坪^①左右，周围有围着到腰那么高的扶手。淑美小心地看着郁子，一看到她走到边上，就格外担心。这地方太高了，向下看的时候，说不定都会因失重而摔下去呢。

在这样一个无风的傍晚，母女俩在这片高处的空地上点燃了烟花。天色越黑，烟花越显得璀璨夺目。楼的右下方是一条运河，此刻在路灯的照耀下，也闪着亮光。位于运河对面的连接芝浦和台场的彩虹大桥即将完工，桥的上半部分在红色街灯的照耀下，好像镶了一条美丽的边，远望去就像烟花一样耀眼。

淑美为眼前的美景深深陶醉，郁子高举着烟花，兴奋地叫喊，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可就当淑美和郁子把十几个烟花全部放完，准备回去的时候，母女俩同时发现了一样东西。楼顶上还有一个上面安着一个高架水槽的塔屋，从塔屋的墙壁那边拐过去就是楼梯间。在这之前，两个人一直背对着这面墙，当她们转身去楼



dark water

① 1坪约等于3.3平方米。